

## 多个朋友多条路

章慧敏

下午有个聚会,取了预订的网红面包后正值饭点,顺道去了商厦里新开张的特色面店。等叫到号时,一位女青年问我:阿姨,你介意拼桌吗?有啥好介意的?我微笑着点头。落座后我俩还在交流哪款浇头好吃,然后扫码点单。这时手机响了,我把近期准备装修的计划告诉了电话那头的友人,其中说到打算处理掉一批书。挂上电话,女青年问:对不起阿姨,我听到你说想处理书,请问有绘本吗?看我一时没回过神来,她赶紧补充道:我是搞幼儿教育,最近想建个幼儿图书馆……

我自然是听明白了,可家里恰恰没有绘本,连说抱歉。她笑道:我无意间听到了你们的对话,是我不好意思。不过你要处理书籍的话,我可以推荐两个平台:一个是有偿收书的,你只要把书籍的条形码在平台上扫一扫,能收的会有报价;另一个平台只接受捐赠。她怕我忘记,让我在手机上记录下来。

萍水相逢的老小二人居然没有违和感地边吃边边交谈。谁会相信我们是15分钟前因为一个拼桌的理由才相识的呢。一次邂逅如同冬日的暖阳洒在心田,很温暖。生活中,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帮助的,哪怕你再清高,再拒人千里之外。要不也不会有“多个朋友多条路”的老话了。我总觉得朋友的定义越广泛越好,只要不是恶意向中伤的朋友,哪怕酒肉之交也是朋友。

又要说到我准备装修的事了。搬来20年,就算是“喜新厌旧”的理由吧,也该重新打造一番了。我有好几位朋友都曾装修过,有成功的得意,也有诸多的遗憾,于是约了某一天齐聚我家出谋划策。

那天真是热闹,丈量尺寸的,谋篇布局的,连美味的大闸蟹端上桌,他们还要再“等一歇”。可是也有卡壳的时候,究竟是找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来包装,各执一词,最后把决定权留给我这个没主意的人来定夺。

左右为难时,好友说她小弟刚装修不久,欢迎上门“取经”。听说小弟家完工后已成了邻居们参观的“样板房”。这支装修队以质量换信任,陆续为小区邻里装修了四五套房,并且还在预约。交谈中小弟教了我不少门道,什么要做足功课,要货比三家……其中最打动我的是无论公司大小,手下有一支技术过硬的工程队才是硬道理。

还犹豫什么呢?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小弟已做足了功课,我依样画葫芦不吃亏。

“多个朋友多条路”绝非虚妄。聚会中只要有人提出问题,必然有若干个建议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不过,前提是朋友要有热心肠和好人师的欲望,否则一个简单的问题都兜着圈子说,云里雾里累人。

还有奇葩的。职场小朋友说他们同事间可以一天不说话。一人吃午饭,下班一人走,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我本以为那是极端现象,可小朋友说很正常,因为上班不是来交友的,尤其在办公室闲聊会影响工作效率。我还是不信,如果有问题要问同事呢,比如需要某个资料,如咨询孩子的养育问题……小朋友说不用开口,线上问就有答案了。得,不还是“开口”问了吗?只不过开口的方式不同罢了。现实中的同事成为朋友或闺蜜的并不少见,当今流行混搭风,二者混为一谈很自然。

一个好汉三个帮,非好汉的普通人更随时随地需要帮助,而帮我们的人就是这个天地里的你我他。多个朋友多条路,多个朋友多踏实。

## 七夕会

静心喝茶,闲来嗜酒。爱喝酒的人不少,但善品者不多,能品出酒滋味之外的滋味的,估计更少。那天,爱喝酒的朋友带我去见了一位会做酒的老人,让我品到了酒滋味之外的醇香。

老人家叫叶根茂,世代酿酒,住在临安的山里,他的女婿是安徽人,当年就是来村里学酿酒而留下来的。我们进门,老叶的女儿就迎了上来,她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小杯五年的青稞酒。我问她酒量如何?小叶笑言,要不,咱们PK一下?但老叶酿了一辈子酒,却不喝酒。其实,老叶的绝活,不仅仅在酿酒,他的“独门秘籍”是做酒曲。酒曲是酿酒的核心原材料,是“药引子”,就是“酒药”,没有它,酒酿不出来;酒好不好喝,也得看“药引子”是不是对路。老叶做酒药,用的就是九狮村河边常见的辣蓼草。每年春天,他会去河边采摘辣蓼草,除去杂质,晒干后,和水稻谷一起碾磨成粉,加水混合拌匀后,搓成一个一个小团子。做酒曲,三分方法,七分经验,使用的原材料,也有特有的比例,多一点,少一点,都不行。

回霞潭老家总是兴奋的。

在通往村子的马路上,我远远望见父亲的蔷薇花墙,中国风窗户是父亲院子的标配。

每年,红艳艳的蔷薇花都会从几百个小窗格中钻出,给每个路人甜美的表情。那种情致比只知道往上长的蔷薇更俏皮。窗户口、墙头上、铁架顶,到处是蔷薇花。蔷薇枝包围住八十多平方米的后院,不肯闲着,趁人不注意,攀缘至邻家外墙,疯狂地盛开。

当蔷薇花变成蔷薇花墙时,便有很多人赶来与花墙共影。

蔷薇花墙上还有凌霄在排队。蔷薇花谢去,凌霄花绽放了。凌霄的藤蔓比蔷薇长,整个夏天,满墙的凌霄伸出长臂朝路人招手。缀满枝头的橘色花随风摇曳,顺便勾住行人的匆匆脚步。

这几年,父亲的院子名声在外,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庭院样板。其实,不管外界怎么评价,父亲的院子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院子。

四十多年前,父亲开始打造他的院子。父亲是木匠,木匠活远近闻名,他好像不会种地,我极少见父亲出现在田头,但父亲是种花花好把式,他似乎天生会种花。不管什么花,在他手下,都能光华耀耀,尽管有些“花”连名字都没有。

早年父亲从长沙归来,辗转带回的行李箱里装了一包似葱的植物,父亲不知它叫什么名字,只说会开漂亮的白花。他把如葱的植物分成许多小株,种在院子里的小径旁。那些植物

在石头边、台阶旁、墙角处安家。夏季一到,柔软的植株变得结实,开出一朵朵像水仙花的白花。

后来,我在城市里发现了它。原来,它是一种绿化草。它有好几个美丽的名字:葱莲、玉帘、葱兰。我的父亲把“草”当作名贵的“花”养护。不过,全家人都挺骄傲,我们家的“草”艳压群芳。

父亲喜欢买书,他买专业的建筑书,也买花卉书。作为农民,他不研究庄稼怎么种,却捣鼓花怎么养。当然,父亲的主业是木匠,他不用琢磨种庄稼。

父亲种了两株紫薇。父亲的木匠活主要是盖房子,起大梁讲究对称,他把建筑学用到种花上,用在紫薇树的造型上。在父亲的打理下,两株紫薇模样别致有趣。没过几年,紫薇开花了,是热烈奔放的玫红色。那时,两个弟弟还小,他们喜欢爬紫薇树。紫薇的树皮光洁,树干裸露在外,大弟爬树的姿势很搞笑,小弟常把玩具挂在树枝上,他们各自“霸占”一株紫薇树,不允许对方攀爬。

在父亲手下,每种植物都有点“特别”。父亲为尝试温带能否种活热带水果,他在前院种了四株百香果。百香果像丝瓜、葫芦等植物,会爬藤。百香果爬满了铁架,淡雅的花谢后,悬垂了三百多个青果子,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长那么多。母亲

把百香果分给村里喜欢酸甜味的大人和小孩。

热带植物仙人掌在屋角蔓延,变成仙人掌堆,有的长到三米高,不知它们何时会停止长高。每年,仙人掌上生出上百朵宛若昙花般美丽的花朵。

那时,农村里极少有人种花。房前屋后种些瓜果蔬菜,供家人享用,才是正事。父亲在前后院种上不能吃的花草,乡里人极为费解。不过熟悉的人从后院经过,一定会到后院、前院走走看看,指指点点,评价一番,夸赞一通。

父亲年事渐高,但他依旧呵护他的小花小草。有一年,父亲爬上人字梯,修整铁架上的金银花,没站稳摔了下来,在医院躺了个把月。出院后,他照旧搬起重花盆,修剪高枝条,种下一大片芙蓉花。母亲只好跟着他,不停地念叨,留心点,留心点。前年,父亲动了手术,身体比以往又差了些。但只要跟父亲谈到花草,他的精气神便回来了。

无意间,父亲在他的院子里,给他的子女及孙辈,做了最初的美学启蒙教育,教导我们用眼去欣赏,用手去触摸,用心去感知,体验生活中每一丝细微而又绵长的美丽和快乐。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困境里,早上醒来,我们看见窗台上还有一株灿烂的花草,便会想起父亲的蔷薇花墙,瞬间汲取到力量,美好就涌上心头了。

父亲

60岁那年,为了运输方便,老叶还去考了驾照。原本不会用电脑的他,努力学会了用电脑答题。上了年纪了还开吗?老叶答,开,认真加仔细,要练就和我做酒差不多。老叶家的酒窖里,有很多酒坛,里面装着的都是五年陈以上的粮食酒。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去温州,朋友神秘地拿出一大坛酒,说是山里人自己酿的。不舍那浓郁的酒香,后来我们带着那坛酒,自驾了好几个地方。听到这里,老叶肯定地说:“那酒肯定是来我们这里买的。”我问老叶,那么好的粮食酒,一定很贵吧?但他告诉我的价格,让我吃了一大惊,同行的朋友也自告奋勇要帮他卖酒:“赚多了我和你分。”原以为老叶会欣然答应,没想到他说,多赚的都归你,我只要那些成本就好。

老叶就不想多赚点吗?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这个问题,但他的话里行间把意思都说明白了:做酒如做人,不能差一点点,靠的是技术,更是情怀,还最怕认真。平时,我也喝几口小酒,但不知道,酒是这样酿出来的。老叶酿的不仅是酒,更是一份真性情,而我品到的,则是一种热爱和一份真情。

吉日

沈嘉荣作

乡下老宅隔壁老范家的房门打不开了,掘地、掀顶、敲窗、破门,哪个都不行。邻居薛师傅是老木匠,戴着老花镜,捏着螺丝刀,在锁孔上下左右地敲打,琢磨着从哪儿下手合适。

围观着的人,不疾不徐地说着闲话。人群里有人说,小时候家里是合扇头门,大人们白天下地干活,把门带上,加一把链条锁。小孩子放学回来,肚子饿了,就从门缝里钻进去,揭开扣篮,狼吞虎咽地吃上几口冷饭冷菜。可刚从饭桌上爬下来,就傻眼了:出不去了。然后哇哇地哭,一直哭到大人放回回来。

我小时候其实是很羡慕人家的合扇头门的,因为门洞大,把四方桌子搬到院子里吃饭很方便:弯腰钻到桌子底下,一个人弓着背去驮就可以了。不像我们家,非得要弟弟、妹妹帮忙,才可以斜着把桌子挪出去。我们家的门,很有小资情调,两扇门之间有根竖梁,可拆卸,梁左边的门分上下两部分,常年保持1又1/2的样子,如果下雨,那就只开1/2门的上边,我们可以坐在家,看屋檐下落下成百上千条瀑布。

我爷爷家也是双门,但一大一小,小的那扇,基本不开,一到下大雨,生怕雨溅到屋里,就把大小两扇门都关上,这样屋里就黑了,好在屋顶有一块明瓦,不至于白天也要点灯。那时大部分人家的灶屋(兼客厅、厨房)是没有窗户的。爷爷说,落雨天睡觉,可小孩子谁愿意白天睡觉啊,奶奶就从缸子里舀几把黄豆或蚕豆、花生,在柴灶上炒,我们小孩子高兴,把火烧得很旺,豆都炒焦了,卖相不好,但味道绝佳。我们坐在奶奶铺的芦席上,吃着嘎嘣脆的豆,看明瓦上淅淅沥沥的雨,猜妈妈说的几个字的谜语。

逢年过节每每多些怀旧,万事如意、富贵吉祥、抬头见喜的颂词都在意都喜欢,红纸黑字端端正正写了贴在家里,满室生辉,有墨香有吉光。故家几十年习俗,每逢春节,家里要挂连年有鱼年画,有古版新印。旧年木板恭敬的线条,反而显出粗犷的创意,看了舒服,虽作黑白色,入眼儿自感觉银鳞闪闪。记忆最深的年画上一个肥硕男婴,手拿莲花,怀抱又大又壮的鲤鱼,给人欢欣。也或者是两条大鲤鱼,托起一个笑意吟吟的肥硕男婴。那个小小的自己,站在年画下,一年年仰望,偶尔墙上的年画也有天仙送子、连生贵子、加官进禄、步步莲生、松鹤延年、五子夺魁、刘海戏蟾……破日的老屋仿佛也多了鲜气多了仙气。

南北年画不同,我更偏爱北方年画。北方年画上的鱼格外肥厚有泽,虽没有南方年画鱼之秀气,却得了殷实。不再在意吟诗,越发喜欢殷实,年画纸上木刻印刷的鱼也追求肥美追求富贵。也并非一味取家有余庆的好兆头,更是桃花流水鳜鱼肥的人间生活,饱满,喜滋滋,其乐融融。

燕赵大地三鱼争月年画最好,一尺见方,三条大鲤鱼摆尾翻身跃出水面,去争瞻那一轮凌空高悬的皓然明月。三鱼共一首,争头也争月。月同跃,看似三鱼争月,实为三鱼争跃。民间传说,鲤鱼跃过龙门就能化龙飞升。道家所谓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三三无尽,无尽有余,三鱼争月实则万余争跃,元气沛然恢宏。作为衬底的“万顷波涛”更是声势浩浩,古风昭昭。

年画里是木刻的鱼,江南人家墙壁上,还见过一尾扎染之鱼。扎染又称绞缬,染色技法四缬之一,以纱、线、绳对织物进行扎、缝、缚、缀、夹后进行染色。那一尾鱼,晕色丰富,变化自然,先描稿,再用线缝,单线缝,双线缝,线扎后,以天然蓝靛染色。绞缬有玛瑙缬、鹿胎缬、鱼子缬,其名状大美,其名亦美。

世俗里,鱼被尊为吉祥富贵之物。武王伐纣,过黄河时,一条白鱼跳进船舱,众人说是吉兆。鱼鳞如铠甲,鱼腹多子如兵,古人把鱼当作军队的象征。孔门弟子,鲁国国君鲁昭公送鲤鱼祝贺,孔子高兴,给儿子取名为鲤,字伯鱼。

有地方除夕时在秤钩挂条鱼,秤有鱼,剩有余。有人将活鲤鱼穿丝绳,贴红纸作为祭品,号称“元宝鱼”。渔村新妇出嫁,随手撒些银钱在地上,所谓鲤鱼撒子,子孙满堂。古人万事讲究阴阳,讲究相生相克,旧年人家,墙上悬挂有木鱼。鱼为水,水克火,悬鱼长者丈余,短者不足一尺,配有各类纹饰,寓意平安。

故乡人家春节里总会吃鱼,多是普通的草鱼、鲤鱼、鲢鱼、鲫鱼,不只是求味,更是求一个好兆头。鱼余谐音,年年有鱼,年年有余。旧年山里交通不便,一般人家家难得鲜鱼,山民则做“面鱼”,聊且快意耳。面鱼是用豆腐皮将糯米、肉末、豆腐、粉丝、红豆、生姜末与香菇末裹成长条,放锅里炕至两面金黄或微焦时,切成方块状,仿鱼的形状盛入盘中。甜糯咸鲜,外皮脆香,内里绵软。

随着年岁的增加,木门渐渐褪色。老屋在周围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小洋楼中,日显寒碜。母亲独自守着老宅,阶前屋后,种满了绿蔬,品种繁多。每次回去,后备箱装满为止,小青菜、红番茄、白扁豆、紫山芋、长豇豆、落花生……应有尽有。老母亲死活不肯到城里住,这一亩三分地,是她家的家,是她命的命。前几年,我们看夏天乡下蚊子苍蝇实在多,要给她安装纱门纱窗,就顺便把木门改换成不锈钢的门窗。老屋一下子精神多了。然而,我们回去,从不见老母亲关纱门,说纱门挡了光线,屋里不敞亮。我们哂笑:自装了。其实,让老母亲自豪的是,瞧,那些高宅大院的,谁去啊?我这破屋,天天有人来聊天,他们一点也不嫌弃。

这倒是真的。我们每次回去,午饭还没吃完,屋里就聚了好几个人,有拉着小孙女来串门的,有想问老母亲匀几棵油菜苗的,有看看老母亲有啥招待城里的儿子女婿的。大家宾至如归,进门自挪凳。老母亲一边招呼老姐妹,一边从橱柜里抓一把“大白兔”给那牙牙学语的“小燕子”,有时还舀一碗汤圆或夹一块猪排,让老姐妹们尝尝她的手艺。我知道,西屋的大婶,会骑电瓶车,常驮着我妈去镇上当采购日用品。去年我妈到上海来检查身体,就把钥匙交给北宅的小花,她会准时来喂鸡放鸭。

我这才理解为什么母亲总嫌纱门碍事,其实它不只挡住了光线。说话间,老范家的门打开了,大家有说有笑地散了。

门的故事

陈美

美食